

卷
三
四



名
臣

歷代名臣傳卷之三

高安朱



漳浦蔡世遠

全訂

南城張江分纂

漢

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異母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生去病，去病母乃侯家侍者衛少兒也。吏畢歸家，復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父之少兒女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霍光

一

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會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霍中孺為買田宅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闔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自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乃拜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弘羊爲御史大夫。並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卽位。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時武帝遺詔。復追錄光前與日磾上官桀等討莽。何羅功。封光博陸侯。桀安陽侯。日磾稅侯。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霍光

二

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納安女後宮。爲倖。年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

夫欲令得召見。光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霍光

三

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上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出。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帝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元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

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擊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光知時務之要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罷權酷官輕徭薄賦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復文景之業焉及昭帝崩亡嗣卽日承皇太后詔遣官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拜擢官夏侯勝傅嘉等進諫皆繫獄光憂懣獨以間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語以宜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霍光

四

否延年以伊尹放太甲對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莫敢言但唯唯而已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社稷將傾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事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惟大將軍舍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

承宗廟狀。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羣
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

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
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
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
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
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
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教戲發樂府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霍光

五

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奏壹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
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祀未舉。爲璽書使使者
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
二十七日。使者勞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
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
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干。君王不可以承天
序。奉祖宗廟子。禹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

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况其靈組奉上太后
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
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
右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
邑二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陷王
于惡誅貶有差光與丞相等會議奏皇太后迎立衛太子
孫病已號皇曾孫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益封光萬七
千戶前後賞賜不貲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雲弟山
光兩女婿昆弟諸婿外孫皆已貴顯黨親連體根據于朝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霍光

六

廷光自後元時秉持萬機及宣帝卽位乃歸政帝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之每朝見帝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及
光病篤車騎自臨問爲涕泣光卒帝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遣官治家賻葬皆如乘輿制度諡曰宣成子禹嗣封先光
未死時拜右將軍兄孫山封平樂侯奉驃騎將軍去病祀
雲封冠陽侯而光妻太夫人顯恣行奢淫寡居時與光嬖
奴馮子都亂禹山竝繕治第宅輿馬多從賓客圍獵使蒼
頭奴上朝謁莫敢諱者馮子都數言法于是上始病之初
宣帝立其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

乳醫淳于衍毒殺許后后暴崩吏捕劾衍侍疾亡狀下獄簿責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光卒後語稍泄帝頗聞之乃罷禹右將軍盡徙其親黨在宿衛及屯兵者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山等自見失勢密以毒后事探顯顯恐急吐實禹山等大驚于是謀令顯爲太后言先誅丞相魏相及平恩侯許廣漢而廢天子會有告之者事下廷尉詔止勿捕禹山等愈急顯屢夢不祥而第中數見怪變謀愈益急乃欲使太后爲帝外祖母博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

霍光

七

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承太后制斬之因廢帝立禹事發覺雲山皆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廢霍后處昭臺宮其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前漢書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于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于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

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于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沉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論曰。光明達慎厚。爲漢宗臣。其擁昭也。承天下虛耗之後。行政施化。與民休息。十三年如一日。其立宣也。出于至公。行所無事。開漢室中興之治。可不謂社稷臣乎。然因是遂有伊霍之稱。此儼之不以其倫也。其他無論。卽罔以寵利居成功一語。豈光所能見及哉。史稱光駢乘于宣帝。帝內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又任宣追述光柄國時。中廷尉李种王平等皆坐逆意下獄死。樂成小家子。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霍光

八

得幸至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輩。視丞相亡如也。雖所語或有過。當然自擁立二君。專國既久。恐未能不變。其二十餘年。謹慎小心之初度也。豈誠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抑精神衰則驕生。傳所謂老將矜而耄及之也。夫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是以聖賢兢兢于房幃衽席之地。情欲無感。而燕私不形。光身爲弼亮數世之元臣。朝野中外。倚若太山。而牽制于女子小人之手。豈非發乎情。莫能止乎義哉。易之家人曰。反身之謂端。本乃可以善則也。孟子之論伊尹曰。聖人之行。歸

潔其身。無欲乃可言王佐也。漢唐諸臣能講求斯道者
或寡矣。于不學之霍光何尤。

歷代名

臣

卷之三

霍光

九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元狩中昆邪休屠王居西方漢所破單于召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

漢休屠王

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

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父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帝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歷代名臣傳卷之三金日磾十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未嘗有過失帝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日侍左右貴戚多竊怒以帝之貴重之也帝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帝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帝甚

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帝知太子寃。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武帝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日帝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帝驚起。左右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金日磾

十一

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掉頸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絲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異之。及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賞在宣帝時。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得不坐。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狔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卒。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

陳至茂陵謚曰敬侯

論曰日磾以降臣事漢卓卓著大節立賢無方武帝知
久哉夫小不忍則亂大謀霍光聞妻顯毒后之事而猶
與不發卒以滅族視日磾之殺弄兒不奉詔內女後宮
者識量相去何等也日磾之父以不降見殺其母教誨
子有法度其子爲霍氏婿而早自遠禍開門之嚴有自
來矣功名令終施及後嗣豈偶然哉

歷代名臣傳

卷

三
金日磾

七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其父湯故酷吏也安世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父之詔封富平侯昭帝崩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張安世

三

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子三人皆中郎將侍中光卒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令毋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言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辭曰老足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

行繼大將軍後。惟天子財衰。以全老臣之命。帝不可。固辭弗能得。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帝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竊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張安世

古

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跡。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自署謫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帝以爲北

地太守。歲餘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于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帝追思賀賢，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一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張安世

五

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帝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彭祖爲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于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

先帝大臣明于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
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
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卒。天子贈
印綬。送以輜車介士。謚曰敬侯。子孫世嗣。侯不絕。

論曰。傳稱安世父湯。見時爲磔鼠。文辭如老獄吏。其聰
明有絕過人者。顧舞智弄文。遂以惡終。安世獨改父之
德。一之于正。非素常學問識義理能如是哉。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張安世

三

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復問禹。禹不能記。又以見是父
是子。而安世之平日訓教。爲有素也。觀其制節謹度。化
及妻孥。或以爲鑒於霍氏。不知彼皆心儀古大臣之風
烈而訓行之。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儒行曰。程功
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中庸曰。隱惡而揚善。安
世蓋兼有之。方霍光驂乘。天子背若芒刺。安世代之。乃
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彼其績學深醇。容貌詞氣之間。固
已穆然遠矣。邁前迹。貽後昆。以世有祿位。蓋詩書之流。

澤長也

歷代名賢傳

卷之三

張世安

十七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以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匈奴所圍。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一十餘創。事聞。徵詣行在。武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旋以擊匈奴功擢爲後將軍。與霍光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其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羌種豪解仇交質盟。詛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臣觀匈奴欲與羌合。蓋非一世矣。間者匈奴困于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

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預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十九

邑殺長吏。安國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所擊。失亡車仗甚衆。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羌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共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羌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

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

也擊羌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
陁中。亡賊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不
能爲兵矣。使羌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
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
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
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
欲壹鬪而死。可得耶。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兵至令居。
羌竝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三

太守合疏。捕山間寇。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
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
先零中。都尉卽畱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
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
法者能相捕。斬除罪。視所斬之大小。老少男女。賜錢有差。
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
开及劫畧者。解散羌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
徒弛刑。及緣邊諸郡材官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
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

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賊在竟外之冊今羌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羌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擄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羌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羌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少入山林隨而深入羌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擄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畧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

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芻粟騰貴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州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羌皆當蓄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已敕別將各將兵士齎糧越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三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必助之。今羌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如是約愈堅。黨愈合。羌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不二三歲已也。惟陛下裁察。奏入。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羌久屯聚解池。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或病其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羌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獲無算。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三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賊。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帝慮其年老加病。一朝不諱。詔破羌將軍武賢詣屯所爲副。且賜充國書。宜急。因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將有譴責。使客諫止。充國不聽。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

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鹽芟藁，所費不貲，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故田及公田，民所夫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承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餘人，用穀月二萬餘斛，鹽三百餘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三

十餘所，令可至鮮水左右。四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帝報曰：如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羌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用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羌亡其美地，薦苦于愁，於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

利。以待可勝。羌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春月而望。臣謹條不
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人。令不得歸肥
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人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
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師
羌人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
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羌
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瘝隔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
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
羌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
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
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十二也。畱屯田
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
復賜報曰。將軍言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羌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畱人。將何以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曰。我告
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毋效前五年時。不分別

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出此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伏觀先零羌所餘精兵亡幾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常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羌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又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羌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燔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也從今盡三月羌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三

它種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不久必將瓦解其處至於羌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雖今出兵豈能卽絕又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毋效五年宜亡宅心不足以故出兵也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帝於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上以破羌強弩兩將軍數言

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羌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所降斬者七八千。而充國所降復得二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軍本可五萬人。今率餘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帝然其計。罷遣辛武賢。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三

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及秋羌果共斬先零大豪楊玉等首。及諸豪皆帥煎鞞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其豪王侯。君有差。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以充國還。言兵事罷歸故官。深恨。乃上書告中郎卬。過失。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

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卒。諡曰壯。充國先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論曰。周官車甲卒徒之制。卽寓於井邑邱甸之中。易稱君子容民畜衆。三代盛時。平居無糜餉之兵。有事亦無不可戰之民。管商雖變古法。猶師其意而行之。致國富強。秦漢以來。屯田倡自充國。諸葛武侯實用以拒魏。唐初府兵之制。與租庸調竝行。其法最善。天寶以後。驕兵悍卒。遂殺主帥。蔓延至五季不解。亦緣不講於屯田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趙充國

元

策旣無以馴柔其血氣。復無以係戀其身家。夫是故可強不可弱。可動不可靜。可聚不可散也。充國料敵制勝。如善奕者之先局。無遺算。終局可覆舉。橫斜曲直。後先左右。雖回易再四。而一著不差。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充國可謂老謀壯事矣。昔大禹惟順水之性。以治水。故能建非常之原。而萬世永賴。營乎惟因羌之情。以攻羌。故能操不戰之勝。而四夷來王。而是時公卿不怙其前。非朝廷不回於衆議。師中錫命。閭外伸威。允中興氣。

象哉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畊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奕脆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王吉

无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
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
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
面而已。及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坐誅。惟吉與郎中
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
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
事。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
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

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王吉

三

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
不出世。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
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
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
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
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于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
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于近。必見于遠。故謹選左右。審擇
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

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于今者而用之。願陛下承天心。發太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馭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趨務不合于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財擇焉。吉意。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王吉

三

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于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鷲。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

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高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王吉

三

也。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吉。吉年老道病。卒帝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由京兆尹歷位至丞相。京兆有能名。所謂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者也。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諫諍。將以獻可替否。納君於道也。然必自道而後能。以道正君。宣元成哀之間。諸博古之士。類援據聖籍。指斥時政。危言深論。不遺餘力。然皆非篤志力行于聖賢之道者。其爲言多倚于術數之小。抑亦流黨援之私。吉謹身厲行。不欺其志。故前後諫疏。

皆以忠誠發爲讜言。其通達國體。曉暢時事。似賈誼。其
首重德教。學術深醇。似董仲舒。西京名臣。鮮有倫比。其
在賈董之間乎。及言不用。卽翻然引去。尤得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之遺規焉。時人以王貢竝稱。貢雖厚德。可風。
然年老浮沉取容。至使華陰守丞上章。欲以朱雲代其
位。猶恬不之怪。尚得爲守道之士乎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王吉

三

歷代名臣傳卷之四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江分纂

漢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客有姦捕案其罪茂陵大治後遷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魏相

河南太守會故丞相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以相治郡嚴懼久獲罪自免去相使掾追還終不肯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光自言願復畱作一卒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光卒用武庫令事繫相獄會赦出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察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光祿大夫丙吉素善相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

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徵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相上封事。以爲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時霍光子禹復爲大將軍。兄子山領尚書事。諸婿竝有衛。其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今霍氏驕奢。放縱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魏相

二

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帝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封相高平侯。代韋賢爲丞相。其後霍氏謀矯太后詔。先召斬相。然後廢天子事。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屬精爲治。綜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之。使不敢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入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魏相

三

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奈何不憂此而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方。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智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

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憫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惟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畧曰。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魏相

四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是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高皇帝孝文皇帝。施恩惠于天下者。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春夏秋冬。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帝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
帝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卒諡曰憲侯
論曰王者舉事必求其端于天而敬天者必尊祖大雅
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于祖宗爲繼述志事于天地卽爲參贊
化育非有二理也堯典言欽若昊天卽繼之曰敬授人
時太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又
以知自古帝玉未有不勤民而能敬天者也魏相爲中
興賢相謨謀經畫自任不小裨益弘多爲帝陳陰陽四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魏相

五

時之道而終歸于法祖又慮民以愁苦之氣傷天地之
和凡郡國逆賊風雨災變不時奏聞蓋所以作其朝乾
夕惕于深宮庶幾政無闕事民心悅而天意從其言最
與詩書所載相表裏豈獨善道易理哉夫人君一日二
日萬幾其大要不外敬天尊祖勤民三者而相倦倦上
言此固公孤所爲輔導人主以求乎寅亮天地燮理陰
陽之實效居是位必思無忝是職可謂大臣矣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勞遷廷尉右
監坐法失官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
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心知太子
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置閒燥處
巫蠱事連歲不決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
使者郭穰往郡邸獄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穰夜至吉閉門
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
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奏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丙吉

六

天下郡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息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
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
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光以
昭帝亡嗣迎立昌邑王王行淫亂更廢之與諸大臣議所
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
壹舉竊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
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
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
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先使入侍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遂與吉迎立曾孫于掖庭。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吉時爲御史大夫。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供養勞苦。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丙吉

七

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吉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憂吉不起。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果。瘡吉上書。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帝不許。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掾史有罪。臧

不稱職趣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于官屬務掩過揚善吉
馭吏耆酒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
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
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
書馳來至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匈奴入雲中代郡遽
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匈奴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
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未
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匈奴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丙吉

八

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
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
獨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
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
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
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
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吉
病篤帝自臨問誰可代君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

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
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言事
後母孝敦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
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後三人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爲知人
卒諡曰定侯

前漢書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
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
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
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丙吉

九

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論曰自來陰陽愆伏之患雖曰天道實人事爲之三公
典調和陰陽非如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使之宿離
不忒經紀有常而已必將上佐天子敬修其猷言視聽
于上而慎用其禮樂刑政于下使德化下究民無怨爭
海內刑措然後爲能致中和弘位育也夫人事之乖戾
莫大于讐殺者填道惟政教闕遺是以其民乘于血氣
心知之險而鬪徒恃強凌弱暴寡上干天和時氣失節
或此之由言前後正坐失問當時顧謬以知大體許之

何哉吉起家獄史而寬仁恭讓薦賢爲國有大臣器昌
言遠猶不及魏相而厚德過之其保護曾孫恩禮竝茂
至于閉門拒使雖抗違明詔不恤卒寤主意活及萬人
後復奏記迎立爲漢中興主安國家定社稷利民人功
不在霍光張安世下此其卓卓不磨者世乃競稱其問
牛喘一事遺樸節而錄巧言不亦舛夫。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丙吉

十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又事博士白奇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秉政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問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天下

之士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露索挾持恐非周公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蕭望之

十一

相成玉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于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數年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卒子禹復爲大司馬親屬皆宿衛地節三年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讓望之對以爲春

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今陛下以聖德居位。然善祥未泰。陰陽不和。是大臣任以一姓擅勢之所致也。惟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帝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浸益任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蕭望之

十一

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陛下宜選明經術通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今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恐有不合意。欲移病。帝閱之。使侍中金安上諭意。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建議。以粟不足。欲令民入粟。則罪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困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臣竊痛之。張敞復執前議望之復與相難而丞相魏相等以爲羌且破敗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蕭望之

十三

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常惠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請畱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裔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

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烏孫國亦分漢遠不與結婚三年

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以爲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及匈奴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等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蕭望之

四

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窺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其議用之後丞相司直鯨延壽劾奏望之左遷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乃拜望之前將軍與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同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帝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

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竝拾遺

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帝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絀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顯等乃陰結楚人鄭朋令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事下弘恭恭顯請將堪更生等召致廷尉于是詔收望之前將軍印綬及堪更生皆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蕭望之

十五

免爲庶人後數月復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敞騎中郎卽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敎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辱乃固請于帝謂宜稍誅之于獄以塞其怏怏心帝不得已可其奏及使者召望之其門下生朱雲勸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歎曰臣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竟飲鴆自殺望之八子至大宦者三人育咸由

論曰望之處恭顯之間衆陰翩翩不富以鄰苟能內積
忠誠外密機事納約自牖使主意明見然後發其奸而
鋤去之如見睍之消雨雪力少而功倍也計不出此而
汲汲乎獎氣類標門戶急與之角固其過涉滅頂而自
貽之戚也然士以學行遇主知進則成功退則完節固
其分耳自武帝尊崇儒術士之服儒衣冠稱先王者繼
踵登朝其間持祿保位者時有之至于卓卓自樹立如
望之與朱雲師生兩人者雖過剛則折終罹患害亦庶
幾乎中行獨復不以吉凶禍福櫻其心者所由與張禹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蕭望之

六

孔光諸人遠矣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以輕俠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雲素好真其行義未有以異而嘉妄相稱舉疑有姦歷代名臣傳

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帝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元
成言雲暴虐亡狀并劾咸交通雲于是下咸雲獄減死爲
城且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
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
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
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
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
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朱雲

六八

未知聖朝何如耳于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
流血以死爭帝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
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
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宣備賓主禮因
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
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
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卒于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
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槨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論曰自古聖賢豪傑由匹夫崛起在卿相者伊傅之徒

指不勝屈。周官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其人實無大臣事君之道。非以陪隸故黜之也。自孝元以來。諸大臣多外崇經術。之望優游。養交。妨賢者路。如匡衡。貢禹。韋元成輩。未免乎此。衡畏憚石顯。不敢斥其奸邪。奏疏敷陳經術。斐豐可觀。宋儒譏其泛而不切。驟使風節如朱雲。與之竝立。彼此互形。必不能覲然。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所由亟擠而去之。韋元成容身保位。實與衡等。雲復顯言攻之。又何怪其加之重罪。至禁錮使終。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朱雲

十九

身哉。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方災異數興。吏民皆指爲王氏專政所致。成帝內頗然之。特命駕就決于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弱懼。結怨王氏。遂詭對。上由此不疑。權德輿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職此之故。向使成帝感悟雲言。戮張禹之罪。黜王氏之權。一舉而正朝廷。定國家。皆在于是。雲雖不公卿。可謂非以安社稷爲悅之大臣哉。五鹿充宗之挫辯于雲。非徇理誦也。彼望見雲丰采凜凜。已先懾于心。如孟軻氏與淳于諸辯士往復。亦其泰山巖巖氣象。有以奪之耳。故嘗自曰。善養吾

浩然之氣。永始元延之間。公卿在位者。皆謹密小心。奉
令恐後。無所爲深識大力。以一身負天下之安危者。其
氣固蒸然餒矣。謂之具臣則可。謂之大臣則不可。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朱雲

三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帝卽位數年未有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帝遇之甚厚因畱國邸旦夕入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定陶王雖親于禮當奉藩在國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王章

三

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于鳳而許之與共王涕泣而決章乃奏封事言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日蝕之咎在鳳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災惡今陛下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此正議善事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鳳歸咎定陶王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顯擅朝事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

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諛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能御至尊託以爲宜子納之後宮此三者皆大專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天子聞章言大感悟納之謂章曰徵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于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智謀有餘帝自爲太子時數聞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王章

三

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詞指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使尚書劾奏章下章于吏死獄中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危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及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當至九今八

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王鳳死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與王儉。王駿竝稱三王。

論曰。是時。王氏欲代漢。無愚智皆知之。然漢道衰。守節守義之臣少。而王氏有太后爲之宗主。言者知不免。故莫敢言。平輔如孔光。張禹。文學之士如杜欽。谷永。方且飾虛辭。運計策。爲王氏後先之不暇。况敢撻其鋒乎。言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王章

三

王氏者宗室。惟劉向外。臣惟王章。而章言帝幾用。豈不偉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事免。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遂由長陵尉超遷大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拜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古者諸侯繼世。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王嘉

十四

諸侯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

祭過悉効。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中材苟容取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

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于刺史

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

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

守相威權素奪也。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

難危乃能使下。惟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呂盭屋令尹建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預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董賢愛幸于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于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書視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董賢等三人。始賜爵時。衆庶匈匈。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上感其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高安侯。寵方陽侯。躬

宜陵侯其後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極言上寵賢太過
致賢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不能
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慎已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往
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辜不終其祿所謂愛
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安全其命于是
主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
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
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
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
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
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望諺曰干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
爲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
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
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寃獄有飾詞
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
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操持兩心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

詔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熹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熹封還益董賢尸事，上乃發怒，召熹詣尚書責問，以相等罪惡著聞，乃更稱譽對狀。熹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熹迷國罔上，請與廷尉上可光奏。有詔召熹詣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熹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爲咀藥而死？遂出拜受。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王嘉

五

詔乘小車，自詣廷尉。上聞愈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熹，稍侵辱之。熹仰天歎曰：幸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熹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曰忠。

論曰：孝宣以太守爲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
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嘉所言正與宣帝表裏。誠有以握治化之
原。不愧賢宰相。其剛直嚴毅。不阿佞幸。又申屠嘉之後
興也。顧彼能使之服辜。此遂因以賈禍。豈非遭逢時會
有不同乎。案嘉之獄。孔光實成之。嘉不以私害公。對吏
首舉光賢。蓋光前居相位。守正不阿而罷。天下賢之。宜
嘉之有斯舉也。孰知光再用之後。已判若兩人矣。借嘉
之命。陰以結賢之心。逆忠直。比頑童惡莫大焉。而嘉重
爲所欺。迄死不悟。于此見光之希世苟合。信所稱無往
而不爲愿人者歟。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王嘉

天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輒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免歸。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竝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請奇為奸，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益起，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于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鮑宣

完

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君頭廬兒。皆用致富。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鮑宣

三

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帝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失。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鮑宣

三

竭盡府藏。并合三策。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行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

拜宣爲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車。沒入其車馬。事下御史中丞。又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帝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平帝卽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婿許緄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鮑宣

五

論曰。所謂明經者。非徒剽竊六籍之言。穿鑿傳會。以爲美談而已。必將篤意力行。兢兢求無罪于聖人之名教。是故與其談有餘而諒不足也。毋寧訥于言而敏于行也。自夏侯勝諫昌邑微行。所言終驗。漢廷始大重經術之士。士亦好爲穿穴經傳。以發明陰陽五行之說。執古證今。言足聽聞。如杜欽谷永杜鄴諸章奏。網羅疏通。引伸觸類。尤可謂湛深經術。曉暢時事者。然推厥至隱。率皆內挾黨私。外市忠直。君子之所深惡也。鮑宣進諫之言。少文多實。罔所忌諱。雖過激切。然宣之忠固不能自

禁也。夫薰蕕不同器。蘭艾不同植。季友歸而慶父無所
逃其罪。孔父殪而華督乃得逞其奸。宣與何武俱爲王
莽所憚。至遭誅殺。然大節凜凜。至今猶有生氣。豈惟黨
于王氏如欽永者當愧死地下。孔光爲國元老。知莽桀
惡。徒觀望周章。苟延殘喘。視宣之死。持少緩須臾。而身
名長與草木同腐。悲夫。君子之學。所以貴乎返躬而克
已也。

